

想象与夸张修辞文本的建构和接受

朱肖一

(杭州商学院外国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35)

摘要: 想象是人们在头脑里改造记忆中的表象从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想象分为创造性想象和再造性想象, 它们是建构和接受夸张修辞文本的心理基础。探讨创造性想象的本质和特点, 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夸张修辞文本的生成缘山; 研究再造性想象的本质和特点, 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夸张修辞文本的接受规律。

关键词: 想象; 创造性想象; 再造性想象; 夸张修辞文本

中图分类号: H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5-0704-03

想象(imagination)是修辞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心理活动。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想象是人们“在头脑里改造记忆中的表象从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 也是过去经验中已经形成的那些暂时神经联系进行新结合的过程”^[1]。它不仅可以创造自己没有直接感知过的形象, 而且可以超前性地创造出现实生活中尚未有而又可能有的事物, 甚至不可能有的事物。

英语夸张(hyperbole)是“为了强调、突出事物的本质, 加强渲染力量, 把被描写的事物加以艺术性的夸大”^[2], 即特意对那个事物的形象、特征、作用、数量及程度等方面进行夸饰, 造成更加鲜明的形象和独特意境。夸张“重在主观情感的畅发, 不重在客观事实的记录。我们主观的情意, 每当感动深切时, 往往以一当十, 不能适合客观的事实”^[3]。夸张具有“言过其实”的表现形态, 作为一种修辞方式, 它所表现的并不是客观事实之真, 而是主观情感之真。夸张性质的本身决定了事物的描写必须超越“现实界”而进入“想象界”。想象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色彩, 从而超出经验事实的限制, 创造出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新形象, 由此可见, 想象的心理特征和夸张的创造与欣赏的心理活动规律是相适应的。想象在夸张修辞文本的建构和接受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是构成和理解夸张的心理基础。本文拟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夸张修辞文本的心理

机制。

一、创造性想象与夸张修辞文本的建构

根据内容的新颖性和形成方式的不同, 想象可分为创造性想象和再造性想象两种形式。创造性想象(creative imagination)是无须依据现成的描述, 而是将记忆中储存的表象加以分解、变异、综合, 创造出新颖、独特、奇特形象的心理活动。创造性想象所蕴含的创造力是无限的, 它使人们在创造活动中超越知觉表象、超越时空、超越自己。它既可以使已有表象升华为独特的意象, 又可以使审美意象升华为新颖、独特的艺术形象。想象是以表象为材料的, 生活积累愈厚实, 记忆中储存的表象愈丰富, 想象力愈有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在夸张修辞文本的创造中, 主要运用创造性想象。

“夸张是想象对表象加以改造的产物。”^[4]在夸张修辞文本的建构过程中, 想象是主要的心理活动, 其它各种心理活动——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情感都是以想象为主体而展开的。当修辞主体感受到了客体对象的审美属性, 接受了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信息刺激时, 便造成了审美表象, 于是, 新获得的表象与旧的生活印象便发生某种碰撞和联系, 在审美情感的积极参与、推动下, 审美想象活动被激发了。在想象的作用下, 修辞主体将生活中获得的种种表

象进行选择、提炼、概括、缀合、扩大、变形,从而构思出充满审美情感而又特殊的新表象即新形象。

根据表达方式,英语夸张分为直接夸张和间接夸张。直接夸张是利用英语的词汇手段如数词、名词、否定词、形容词和副词最高级等直截了当地夸大事物的情状,而不是通过其它的修辞方式。直接夸张修辞文本是以强调式想象为心理基础的。所谓强调式想象,是把现实生活中某种事物的特征加以突出、夸大、变形,形成一个奇特的表象。如:

Hamlet: I loved Ophelia; forty thousand brothers could not, with all their quantity of love, make up my sum. (Shakespeare: Hamlet)

数字原本是机械而枯燥无味的,然而,在修辞艺术领域中却有它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

当表达者对事物产生一种喜爱的感情时,就有一种美化这种事物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在生活中无法实现,就只好借助于数字的想象,大胆超越实际需要,用虚拟的数字把哈姆雷特对奥菲丽娅的爱在程度上加以陈铺、渲染,夸大其辞,表达了哈姆雷特深沉的爱,也畅发了表达者强烈的情感,加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给接受者以深刻的印象。

间接夸张是借助于明喻、暗喻、比拟、移就等其它修辞方式来进行的。运用明喻、暗喻实现的间接夸张修辞文本是根于类比式想象。所谓类比式想象,是修辞表达者根据创造夸张修辞文本的需要,以某个表象为起点,由此及彼,由一种事物联想到类似于此的其它事物从而使情感焕发起来的想象方式。例如:

My brain was as powerful as a dynamo, as precise as a chemist's scales, as penetrating as a scalpel and think of it! — — — I was only 18. (M. Shullman: Love Is a Fallacy)

这里借博喻夸张,博喻是以比喻为基础的,它用若干喻体来比喻一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事物的几个方面。这里表达者在建构这一夸张修辞文本时,用发动机、天平和解剖刀反复设喻,揭示了本体(大脑)和三个不同的喻体之间的相似点,强调、加深了印象,突出了本体三方面的特征,增加了本体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使接受者深刻感到他的智力的确发达,判断力准确,剖析事物敏锐。

融合式想象也是一种创造性想象。所谓融合式想象,是修辞表达者在研究、分析大量表象的基础上,选择不同表象的某些特征,将它们融为一体,组成新的表象。这种融合式想象方式体现在运用比拟

和移就辞格实现的间接夸张中。如:

The front garden was a grave square; four ever-green shrubs stood at each corner, where they struggled to survive the dust and fumes from a busy main road. (Robert Best: My First Job)

这是拟人、夸张手法并用。表达者将描述人的动态式的词语“stood”和“survive”,“移花接木”,移用在冬青灌木上,描写它们“挣扎着在烟尘中存活下去”,赋予它们以人的特点、意志和情感,将它们人格化,这是采用了移情。运用移情基础上的拟人来进行夸张,使冬青灌木有血有肉、情感饱满、物我交融,使语言具有感染力和表现力。

二、再造性想象与夸张修辞文本的接受

再造性想象(reproductive imagination)是人们根据语言的描述,在经验记忆的基础上,在头脑中再造出相应的新形象的过程。再造性想象的形象是曾经存在过的或者现在还存在的,但是想象者从来没有感知过的。想象者根据别人语词的描述在自己的意识中通过联想来摹拟它的表象。夸张修辞文本接受中的想象不同于其创作中的想象,一般来说,夸张修辞文本的接受主要是凭借再造性想象。

在夸张修辞文本的接受心理过程中,感受、情感、想象、理解几乎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想象则贯穿于接受过程的终始。这种想象活动是从对夸张所描绘的形象的具体感受开始的,接受主体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来想象,充分地感受、理解和体验这一形象。由于用语言作为手段塑造的形象没有直接的可感性,接受者必须以夸张的语言描绘作为中介和诱导,引起与之相应的想象,才能使具体感性的形象活生生地呈现在头脑中。这样接受主体才能有身临其境之感,才能获得强烈的美感。请看下例:

Splendid cheeses they were, ripe and mellow, and with a two hundred horsepower scent about them that might have been warranted to carry three miles, and knock a man over at two hundred yards. (Jerome K. Jerome: The Odour of Cheese)

这是夸张和暗喻套用。马力(喻体)是功率单位,和奶酪的味道(本体)属于本不相干的两类事物,但表达者基于类比式想象将马力和奶酪的香味有机

地联系搭挂起来,找到了它们在特征上的类同点,即“强大,强烈”,然后通过强调式想象,突破现实的种种限制,用一连串夸张的数字,淋漓尽致地渲染奶酪的香味如此浓烈,以致三英里之外都可以闻到,甚至能熏倒站在二百码远的人。接受者在解读这一夸张修辞文本时,大脑皮层受到了夸张的语言信息刺激,产生兴奋,激起了再造性想象,从而在脑海中浮现出喻体所建构的异乎寻常的意象,使接受者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由于这一夸张描写的意象具有超常变异性,因而具有陌生新异的特点,增添了新鲜感和幽默感,进而增加了修辞文本的审美价值。

波西(比希)雪莱是英国浪漫主义卓越诗人,他所建构的夸张修辞文本为其诗作增色不少,如:

For she was beautiful. Her beauty made
The bright world dim, and everything beside
Seemed like the fleeting image of a shade. (P. B. Shelley: The Witch of Atlas)

这是表达者(诗人)根据当时感知的内容,或已有的生活材料,按照生活和情感逻辑的发展规律,在假定的情景中大胆运用类比式想象而构建的夸张修辞文本。接受者根据表达者的诗歌语言描绘进行正确的解读时,通过再造性想象的心理机制,在脑海里复现出表达者所要传达的形象,从而摆脱现实世界的现实状况而顺利进入夸张者创设的可能世界中。这一夸张修辞文本是由一暗一明的两个比喻构成的。其中她的美丽是暗喻的本体,阳光是喻体,它们之间的共同类似点是“美丽、耀眼”,自然,明喻的本体旁边的一切犹如喻体幽灵闪现的影了一样。姑娘如此美貌绝伦,以致整个世界都因此而黯然失

色。这一修辞文本不仅使语言表达增加了力度,而且使接受者获得了解读文本的快慰与审美情趣。

总之,不论是夸张修辞文本的建构还是夸张修辞文本的接受都是以想象为心理依据的。表达者的创造性想象和再造性想象并不是孤立使用的,而往往是交叉、重叠、交替在一起。创造性想象中具有再造性想象的成分,这是由于创造性想象都“必须恢复某种已知客体的感性映象……必然会吸取、借鉴自身以外的经验,积累寻找再造的依据”^[5]。接受者再造性想象中的形象虽说都是重现别人想象过的事物,但每个接受者有着不同的生活经验,在再造性想象中会复现出各自不同的或比原有形象更生动丰富的形象。因而,再造性想象过程中包含着一定的创造性因素。以上对创造性想象的特点和本质的探讨,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夸张修辞文本的性质、特点和生成缘由,强化夸张修辞奇特的表达效果;对再造性想象的特点和本质的研究、分析,有助于探索理解和欣赏夸张修辞文本的规律,更好地实现其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 [1] 曹日昌. 普通心理学(上册)[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0. 282.
- [2] 胡曙中. 英汉修辞比较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3. 342.
- [3] 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128.
- [4] 闰海燕. 论夸张修辞的心理原型[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 (1): 130-134.
- [5] 戚廷贵. 美学:审美理论[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212.

Imagination and the creation and reception of hyperbole as a rhetorical text

ZHU Xiaoy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ngzhou 310035, China)

Abstract: Imagination is the mental creation of new images from combinations of images or concepts stored in one's memories. It falls into two kinds: creative imagination and reproductive imagination. They are the psychological bases for the creation and reception of hyperbole as a rhetorical text respectively. A fresh study of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the creative imagination and the reproductive imagination helps readers better understand the cause of the creation of the rhetorical text and its process of reception.

Key words: imagination; creative imagination; reproductive imagination; hyperbole as a rhetorical text